

師忱堂筆記

序

鄉先輩善化皮鹿門先生博聞強記經術湛深爲吾
湘二百年來所僅見光緒戊戌余嘗於南學會獲聞
先生演講先生稱引傳記暗誦如流聽者莫不驚倒
又嘗得見先生於卽園師坐上時余年在童穉師爲
介於先生先生則驚起以禮相接謙光盛德至今令
人想慕焉民國元二年閒偶於平江蘇厚庵師所見
葵園先生與師手簡有云近讀皮先生經學通論愧
汗無地蓋葵園傾服先生之誠如此先生著述今日
海內外旣爭相寶貴獨春秋講義及筆記二種往時

僅以排版印行世罕得見余既得其書於其家恐其久而散佚因節脩脯之所入先取筆記付諸剞氏先生生於道光二十九年己酉卒於光緒三十四年戊申年六十近者清史稿出既不爲先生列傳而先生門下士余友李君肖聃所撰先生年譜亦迄未殺青因附記於此俾服膺先生者有所考云民國十九年一月長沙後學楊樹達書



師伏堂筆記卷一

善化皮錫瑞

周官腊人注內則曰麋鹿田豕麇皆有胖案今禮記
內則作皆有軒又注案麇與麇同申軍出
封人注玄謂楬設於角衡設於鼻如楬狀也疏云如
楬狀者漢時有置於犬之上謂之楬案管子曰北郭
有犬唯唯欲齧我猥而不使也猥當作楬或古用段
借卦大何熱與案奉時無卦王夷文以熱案音蓋
鄉師注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
周曰輜輦又云故書輦作連鄭司農云連讀爲輦案

瑚璉古本作胡連蓋以車名名器

小宗伯毛六牲注司馬主馬及羊案祭祀用馬不多見惟大司馬喪祭奉詔馬牲注王喪之以馬祭者蓋遺奠也疏云大遺奠非直牛亦有馬牲又校人飾黃駒是禮山川亦有用馬者

司烜氏疏云夷三族乃是戰國韓信等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三夷之誅案漢興蕭何定律韓信申軍法如賈氏說則三夷之誅非蕭何所定乃韓信所定也信卒亦夷三族豈亦如商鞅之爲法自弊歟

田僕疏晉提遲於馳皆取尊者體促之義也案尊者

體盤卑者體促見曲禮下鄭注此作尊者體促字誤促當作盤

職方氏注閩犇蠻矣案國語作蠻犇蠻矣其文爲複似當從鄭引作閩惟春秋時閩非楚地

禮記王制疏賜鈇鉞者謂上公九命得賜鈇鉞然後鄰國臣弑君子弑父者得專討之晉文侯雖受弓矢不受鈇鉞崔氏云以不得鈇鉞不得專殺故執衛侯歸之於京師案左氏傳明言襄之二路戚鉞秬鬯彤弓虎賁文公受之安得謂不受鈇鉞耶衛侯非平民比文公雖賜鈇鉞亦不得專殺也

祭法疏引親周志案親周志不知何書公羊三科九
旨有紂杞新周故宋之說太史公書作親周此親周
志或公羊家說

左傳疏引張奐古今人論案論今不傳張奐當卽張
然明

左傳疏引環齊要略云賓爵下革田鼠上騰案環齊
要略書不傳其云賓爵蓋讀月令鴻雁來爲句賓爵
入大水爲蛤爲句

左傳宣公十五年初稅畝注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
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案鹽鐵論取下篇周末有

履畝之稅碩鼠之詩作也潛夫論班祿篇亦云履畝
稅而碩鼠作蓋本三家詩說碩鼠詩是魏風魏滅於
春秋初豈其時已有履畝之稅乎據春秋經傳則始
於宣公或魯是時初用之耳

左傳疏引劉炫以得用曰獲若麟之皮角之屬而駁
之曰麟爲靈獸帝王所重不可以鳳羽麟皮以飾器
物劉以麟皮亦堪爲器以規杜氏非也案後儒攻鄭
康成多以郊天鼓必用騏麟皮爲口實鄭注三禮並
無此言據孔疏所云麟皮不堪爲器若鄭有麟皮冒
鼓之說孔疏固宗鄭者不當以駁劉矣

魯季孫事不見於春秋以後韓非子有季孫新弑其
君語不知所弑何君後又有季孫被殺事皆不可考
晏子春秋公曰昔管仲之霸何如案管仲諡敬據
此則又諡文衣掛劍器以賦詩凡此案皆無文據
韓非子解老失道而後失德以下數句皆多有一失
字其義似較今本老子爲長

淮南子齊王建有三過人之巧而身虜於秦者不知
賢也高誘注任用后勝之計不用淳于越之言案秦
始皇本紀有博士齊人淳于越蓋卽其人觀其諫始
皇云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

相救後秦卒亡於孤立則其在齊必有善言惜建不用也

高誘注訟閒田者若虞芮與暴桓公蘇信公是案暴蘇事無所見殆卽詩之暴公蘇公高氏說必出三家

詩

史記秦本紀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心不樂

怪問占夢卜曰涇水爲祟二世乃齋於望夷宮而李

斯傳卽以爲指鹿爲馬事二世驚自以爲惑乃入上

林齋戒又射殺人乃出居望夷宮二說未知孰是

蒙恬列傳使者不聽蒙毅之言遂殺之二世又遣使

之陽周令蒙恬死是毅死在恬之先矣而李斯傳趙
高曰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是又謂恬先死與蒙
恬傳不合蓋李斯傳誤當云蒙毅已死蒙恬將兵居
外蓋恬將兵毅未嘗將兵也世氏齊文望夷宮而李
秦本紀趙高使壻閭樂數二世罪李斯傳云趙高入
告二世山東羣盜兵大至二世上觀而見之恐懼高
卽因劫令自殺與本紀不合種公高凡詩欲出三秦
王翦列傳始皇曰吾欲攻取荆案始皇不言楚而言
荆者蓋以其父名子楚故諱楚言荆

呂不韋列傳秦昭王五十年使王齕圍邯鄲案王齕

當卽王齕

孟子荀卿列傳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意乎案牛鼎卽承百里飯牛伊尹負鼎而言索隱乃引呂氏春秋函牛之鼎解之反謂史公好奇謬甚

夏本紀帝相崩子帝少康立索隱引左傳魏莊子云云正義引帝王紀云云以本紀爲疏略後人又疑史公未得見左氏傳案魏莊子告晉悼公語史記雖不載而吳太伯世家載伍胥諫吳夫差語與左氏傳不

異是史公非不見左氏傳亦非不知羿浞篡夏事也
夏本紀不載或史公不甚信其說

白起列傳趙孝成王與平陽君平原君計之平陽君
曰不如弗受受之禍大於所得索隱平陽君未詳何
人案平陽君豹諫受上黨事見趙世家索隱未詳其
人何也又案平陽平原皆趙王貴介弟長平之事平
原君貪馮亭耶說而平陽君謂聖人甚禍無故之利
其識高於平原然平原以好士稱不出魏齊有俠士
風後世猶有絲繡平原之語韓非子云趙王觀於虎
圈曰可惡哉虎目也左右曰平陽君之目有甚於此

見虎目如此未必死也見平陽君之目如此則人必死矣平陽君聞之使人殺言者而王不罪也據韓非子則平陽君之橫恣無君迥非平原之比未可以一事論也

張留侯世家上曰雍齒與我故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爲其功多故不忍案高帝初起兵時令雍齒守豐雍齒以豐叛當卽此人而帝不舉其叛之罪但以窘辱爲言又謂其功多何也陳丞相世家云雍齒高帝之仇亦卽此入所謂仇者不知因其窘辱抑因其叛帝於雍齒旣忘其仇而封侯矣乃猶不能忘情於善

雍齒之王陵何也

陳丞相世家云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卽反接載檻車傳詣長安而令絳侯勃代將將兵定燕反縣平行聞高帝崩樊噲至則赦復爵邑是噲雖因帝崩呂后聽政而赦未嘗復將兵也而高帝本紀高祖崩四日不發喪酈將軍曰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與世家所云不合樊噲二字誤衍

齊悼惠王世家膠西王等反圍齊不下後漢聞齊同謀將欲移兵伐齊齊孝王恐乃飲藥自殺而吳王濞云齊王自殺畔約後復云膠西等圍臨淄先後次序

不合當從世家爲正

田叔列傳學黃老術於樂巨公所案樂毅列傳有樂臣公與樂巨公當是一人臣巨字形相似而誤封禪書食巨棗大如瓜孝武紀作臣棗是臣巨相似而誤之證

彭越列傳廷尉王恬關奏請族之案王恬關一作王恬開亦字形相似而誤
三王世家褚先生曰謹論次其真草詔書編於左方案據此則草書始於武帝時已有真草之名
天官書言天文始於皋唐甘石楚有唐昧案屈原列